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知识性与叛逆



波瓦瓦

追求自由的

>> 李亚凡 著

K835.655.6
81



Joe Bonaviri

波瓦

追求自由的

>> 李亚凡 著

K835.655.6

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求自由的波伏瓦/李亚凡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知性与叛逆: 女性三部曲)
ISBN 978-7-02-010025-5
I. ①追… II. ①李… III. ①波伏瓦(1908~1986)—传记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6736号

责任编辑: 张海香 仝保民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0千字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25-5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 第一章 葬礼** 1
- 第二章 已逝岁月的呼唤** 13
 - 卢森堡公园 14
 - 闺中淑女 15
 - 天才少年 24
 - 巴黎大学的女才子 30
 - 巴黎高师的高才生 37
 - 灵魂的碰撞 43
- 第三章 精彩人生** 49
 - “契约”与自由 50
 - 情敌卡米耶 58
 - 感悟生活 62
 - “第一次偶然” 74
- 第四章 教师生涯** 77
 - 两地情 78
 - 卢昂散记 88
 - 不谐和的“三重奏” 98
- 第五章 爱情与诱惑** 123
 - 波伏瓦与博斯特 124
 - 萨特与万达、波登 138
 - 同性恋伴侣丽丝 153
 - 比安卡是被勾引的吗？ 163

第六章 如日中天 181

生命为自由而闪烁 182

存在主义风靡法国 200

爱在大洋彼岸 212

第七章 超越生命 243

著书立传, 传世不朽 244

最后的情与爱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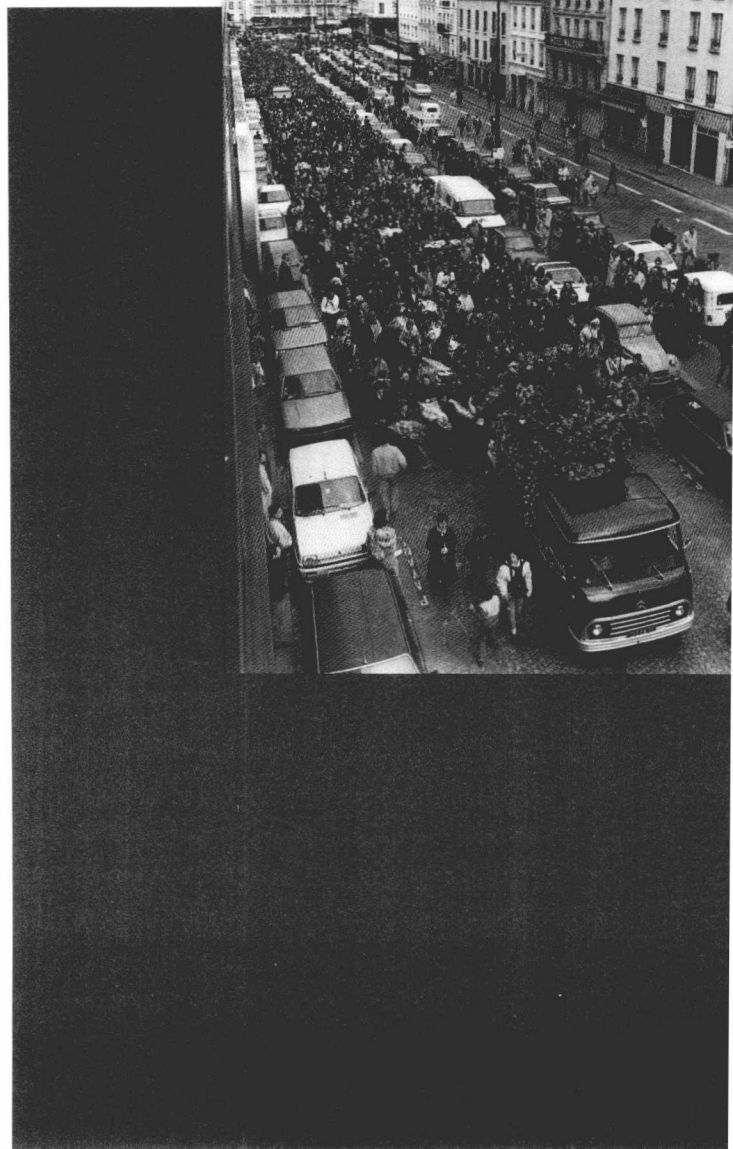
介入政治, 为正义而战 271

长梦当久, 尘埃落定 305

告别(跋) 327

参考书目 331

第一章
葬 礼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九日，巴黎的春天失去了往日的妩媚——让-保尔·萨特——“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陨落了。

早上还算晴好的天气，到了下午变得有点阴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缘无故的忧郁，乌云从天空中不时地飘过，太阳时隐时现，让人猜不透下一刻天气会有什么变化。

巴黎在哭泣，塞纳河在哀鸣。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长达三公里，人们来自世界各地、法国各省，来自巴黎的大街小巷，大约有五万人自愿地前来为萨特送行。可以肯定地说，在巴黎，这是继上个世纪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之后最盛大的葬礼了。

“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一个人对他存在的选择”——人们再也听不到萨特的声音，再也看不到萨特的身影了，但萨特思想的影响，使人们仍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也许在这送葬的队伍中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萨特的哲学、萨特的思想，但他们都知道萨特的为人。作为一个人，萨特是崇高的，他的一生都在为自由而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已经超越了国界。他是巴黎人的骄傲，是法国人的骄傲。此时此刻，全世界的电台、报纸都在报道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为此，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来自向萨特的遗体告别，他知道萨特不希望为他举行国葬，他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哀悼：萨特的逝世，“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

一辆满载着各色各样花圈和花束的小汽车在前面开道，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它艰难地向前行驶着，紧接着是灵车，后面跟着巨大的人流——群情激动，但井然有序。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自发地手拉着手，在灵车的后面筑起了一道人墙，因为他们知道，在灵车里坐着一位他们同样尊敬的、和萨特的名字分不开的老妇人，那就是西蒙娜·德·波伏瓦。

有人在敲灵车的窗子，一些记者把镜头靠在玻璃上，想拍下此时此刻的波伏瓦——体格清瘦、气质高贵，但神色黯然、面容忧伤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碎。她就是和萨特没有正式结婚的终身伴侣，是萨特精神实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波伏瓦和萨特共同生活和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从青年时代携手走来，共同奋斗，为法兰西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同时，他们又是契约式婚姻的发明者和实践者，并且相守始终，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送葬的队伍缓缓地行进着，向蒙帕纳斯公墓走去，那是萨特最后的归宿地。萨特生前曾多次对波伏瓦说过，他不愿意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他母亲和继父之间，所以波伏瓦及萨特的朋友们决定将他葬在蒙帕纳斯公墓。这个公墓离他及波伏瓦的住所不远，离他们青年时代就读过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不远，离他和波伏瓦最初相识后经常去的卢森堡公园也不远——他们的一生基本上是在这一地区度过的。



让-保尔·萨特在沉思 >>

走过这些熟悉的街区，灵车中的波伏瓦思绪万千，心力交瘁到了极点。从青年时代到今天，时间在飞快地流逝，可是现在，走向蒙帕纳斯公墓的过程怎么这么漫长，仿佛经过了几个世纪？她似乎不是在送别萨特，而是在送别自己。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好像有些麻木，既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

其实在灵车中还坐着三位女士，一位是波伏瓦的妹妹、画家海莱娜，另一位是波伏瓦的养女、哲学教师西尔维·勒邦，还有一位是萨特的情人兼养女阿莱特·艾卡姆——一九五六年她与萨特认识时才十九岁，而今天也已人到中年了。

紧跟在灵车后面的是萨特的朋友和同事，特别是《现代》杂志的同事们，来送别他们心中敬慕的兄长和朋友。萨特、波伏瓦和哲学家梅洛-庞蒂是《现代》杂志的创始人，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战”后。一九六一年梅洛-庞蒂猝死在书桌旁，如今，萨特也已经离去，重担将落到波伏瓦一个人的肩上，她瘦弱的身体能承受得住吗？——好在她有几位生死与共的挚友，现在他们就在灵车旁。一位是雅克-洛朗·博斯特，他是萨特三十年代时的学生。也就是从那时起，波伏瓦和博斯特建立了情人关系，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波伏瓦有了美国情人后和他正式分手。不过她、博斯特及萨特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志同道合，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让人感动。还有一位是克劳德·朗兹曼，《现代》杂志的编辑。一九五二年，二十七岁的朗兹曼主动向波伏瓦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四十四岁的波伏瓦理智地接受了这位年轻人的情谊。他们同居六年后，也是由朗兹曼提出结束这段恋情，年近五十岁的波伏瓦以

◇ 1980年4月19日，在蒙帕纳斯公墓路边，萨特的葬礼。





同样的心态答应了这个请求。此后他们两人及萨特也一直保持着非常真挚的友谊，直到波伏瓦去世。

令我不解的是，还有几位将要在本书中一一讲述的女士，她们此刻在哪里？在有关的资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一位是我们在上面曾提到过的，波伏瓦年轻时的情人博斯特，他的夫人奥尔加·科萨基维克兹是波伏瓦一九三四年时的女学生，有资料证明她们曾有过同性恋的关系，同时萨特也对奥尔加情有独钟，穷追不舍，但奥尔加始终忠于她的女老师波伏瓦，没有成为萨特的情人。这段“三重奏”的故事流传甚广，成为波伏瓦成名作《女宾》的创作素材。第二位是奥尔加的妹妹万达，从一九三八年起她一直是萨特的情人。其次是米歇尔·维安，一九四七年她成了萨特的情人，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对病中的萨特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一位神秘人物，自称为“被勾引的姑娘”，在萨特去世十三年后才透露自己真实姓名的那位女士。还有……

萨特的情人们在哪儿呢？按名分，她们好像没有资格坐在灵车里，那么她们也许在灵车后面的那辆公共汽车里——那里面载着那些年老的和一些不能走远路的朋友——按她们和萨特的关系及她们的年龄，她们是可以坐在这辆汽车里的。这虽然是猜测，但分析起来有一定道理，因为她们不可能不来送别萨特，她们对萨特的爱和萨特对她们的爱都是她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了，还应该说明一点，波伏瓦和她们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之中不存在嫉妒问题，她们能来送别萨特，波伏瓦会为萨特而感到欣慰的。

送葬的队伍来到蒙帕纳斯公墓。波伏瓦从灵车中

① 《萨特传》，第一页，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走了出来，虽然她服用了镇静药，竭力不让自己倒下，但仍没有力量站稳。她被两个人架着，好像瘫痪了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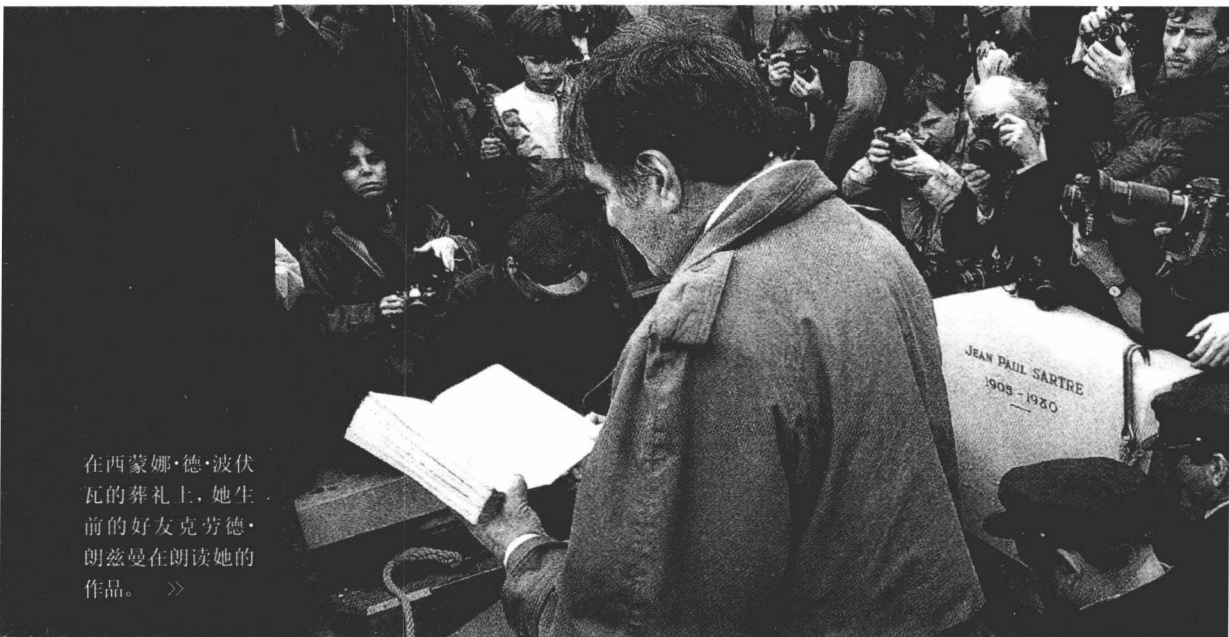
灵柩已经安放在墓穴里面，波伏瓦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还打开着的墓旁。她的眼前是密密麻麻、模模糊糊的人群，脑中闪现着有萨特在场的一个个镜头。此时此刻波伏瓦在心中默念着：年轻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辩赢了的人总是说：“你在自己的小盒子中！”你在自己的小盒子中，你再也不会走出来了，而我也不会在那里与你重逢。即使我将来挨着你葬在那里，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间也不能够交流……①

墓穴填平了，上面立上了墓碑。矮矮的、灰色的墓，朴素得像他的一生。萨特那矮小的身躯，斜视的眼睛和那幽默风趣的声音消失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波伏瓦深情地说：“每天都有一些不知名的人放几束鲜花在他的墓上。”

第二天，波伏瓦得了肺炎，病倒了。她神志不清，口说胡话，住进了医院。她一直认为自己是意志坚强的人，但这一回，她的意志崩溃了。她在病床上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健康状况越来越糟。昏睡中，她总是在想萨特离开她的那一刻。

其实萨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身体一直时好时坏。一九七一年五月他初次发病，是轻度的中风，他嘴歪，有几天完全不能说话，两腿打颤，连床也上不去，双手也不好使，右手捏不住一支香烟。七月份再次发作时他发音困难，手臂对冷热几乎没有感觉，而且握笔写字已经不稳，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去。他乐观、豁达的性格也抵制不住病魔的侵犯。一九七三年旧病复发，来势凶猛，他开始神经错乱，胡言乱语，认不清身边的朋友，甚至连波伏瓦也不认得了。更不幸的是，他的视力急剧衰退，确诊为视网膜脱落，几乎进入到失明状态。从那时起，波伏瓦减少了自己的写作，每天下午去给他念书、读报，笔录他的口述文章，照顾他的生活……萨特一直把波伏瓦视为最理想的对话者，因为惟有波伏瓦和他的思维是同步的，对事情的认识能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萨特把这种珍贵的情感深深地藏在心里，有时不经意的表露打动着波伏瓦的心。下面波伏瓦的一段话会让我们为之感动：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我们同博斯特一起度过这个晚上时，萨特



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葬礼上，她生前的好友克劳德·朗兹曼在朗读她的作品。 >>

已经完全恢复了散步和说话的能力，他的极好的幽默感也回来了。我笑着当他的面对博斯特说，我会因为他过量喝酒、茶、咖啡和兴奋剂而被迫同他吵架。萨特登楼上床时，从那个突出在我的起居室的阳台上传来他轻轻的歌唱声：“我不愿使我的海狸痛苦，即使是一点点……”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特别是当我们在“圆顶”饭馆吃午饭时，他指着一个蓝眼黑发脸有点圆的姑娘问我，“你知道她使我想到谁吗？”“不知道。”“你，像她这个年纪的你。”这时，我是太感动了。^①

萨特最后一次犯病是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救护车将他送进了布鲁塞斯医院。波伏瓦是最后一个走出萨特房间的，她关上了萨特住室的门：“我决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这扇门再也不会对我打开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由波伏瓦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来陪护萨特，通常上午是阿莱特，下午是波伏瓦。有一天，波伏瓦无意间听见医生在谈论萨特的尿毒症，

① 《萨特传》，第111页，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① 《萨特传》，第22页，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波伏瓦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她猛地一下哭起来，扑到医生身上哀求道：“请您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让他精神不安，不要让他有任何痛苦！”——这一片真情不是我们每一对夫妻之间都能有的。

四月十三日，萨特的神志还清醒，但说话很吃力。他闭着眼，拉着波伏瓦的手，用深情而不连贯的话语说：“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这生命中最后的一句话要比初恋时的一千句都有分量。


四月十四日，萨特在昏迷中。当他听到波伏瓦的声音时也没有睁开眼睛，但是他把嘴唇递给了波伏瓦，波伏瓦吻了他的唇和脸颊，萨特带着满意的微笑睡着了。

四月十五日，晚九点，萨特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波伏瓦请求护士让她和萨特单独待一会儿，她想掀开被单躺在萨特身边，但是护士阻止了她：“不行，注意……坏疽。”波伏瓦只好隔着被单和萨特并肩躺着——这是怎样的一对情侣啊，我无法用语言表达。

萨特逝世后，波伏瓦几乎停止了写作和各种政治活动，她感到整个世界包括她自己都被萨特带走了，她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这一缕深切的怀念之情。她找出了多年的日记，沉浸在回忆中，而且把思绪放在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中，即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〇年间萨特的写作、社会活动、政治立场，以及萨特与病魔的抗争、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旅行，还有他与女人的交往……波伏瓦把这些回忆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整理记录下来，以“永别的仪式”为书名，把它献给了萨特。她在前言中写道：“这是我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你读到的书。它整个都是献给你的，但你却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①

接着，波伏瓦又整理了她与萨特的谈话，其实是波伏瓦对萨特的访谈录。一九七四年秋，他们在罗马度假，萨特的健康状况难得的有所好转，于是波伏瓦建议他们之间进行一次谈话，让录音机来帮助他们记录。萨特十分高兴，指着自己几近失明的眼睛风趣地说：“这样正好弥补这个！”就这样，这些访谈录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萨特：文学、哲学、音乐、绘画、旅行、金钱、身体、死亡、同男人的关系、同女人的关系……萨特坦诚、直率、毫无掩饰的谈话，从深层次解析了自己的内心，严酷而

“灵柩已经放到墓穴里。我找了一把椅子，一直坐在墓穴旁，头脑里一片空白。”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告别仪式上。（照片：中间坐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围绕她的是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和海莱娜·德·波伏瓦） >>



ntre meurt le 15
ril 1980. Quatre
urs plus tard,
000 personnes
ivent sa
pouille dans les
es de Paris
squ'au cimetière
ontparnasse.
Quand je suis
scendue du
urgon, le
rcueil était déjà
fond de la
mbe. J'avais
mandé une
aise, et je suis
stée assise au
rd de la fosse,
tête vide»,
conte Simone de
bauvoir dans *La
cérémonie des
lieux*. (Sur la
photo, entourant
me de
bauvoir assise :
ylvie Le Bon de
bauvoir, Hélène

无情，表现出他追求自我个性真实的风格，同时这些谈话也是对萨特与波伏瓦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最好诠释。

倒是萨特《致海狸》书信集的发表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在这些信中披露了萨特的一些隐私，涉及他和女人们的风流韵事。一些读者指责波伏瓦亵渎了萨特神圣的形象，特别是萨特的养女阿莱特出于某种欲望或者说某种目的，在报纸上公然诋毁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可以想象，如果萨特在天有灵，那是绝对不会容忍的。而此时的波伏瓦早已超脱了人世间的的是与非，她知道自己这样做没有违背萨特的意愿，因为萨特曾说过他的书信可以发表。萨特尊重事实，从不去隐瞒什么，遮掩什么，至于别人怎么说他从不在乎。

看来他的养女阿莱特对他还了解不深，而且她将自己陷入到了一个误区中——她应该明白，波伏瓦在萨特一生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他们没有结婚，甚至一直分居而过；虽然萨特有过许多女人，甚至有时感情陷得很深，但波伏瓦在他心中的位置是无可替代的。萨特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所能有的一种感情。”事实上，波伏瓦所付出的一切远远超过妻子的概念，比如容忍萨特情人阿莱特的存在，就不是一般妻子所能承受得了的。围绕着萨特和波伏瓦所发生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故事会使我们对传统的婚姻、家庭进行认真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您还要耐心地读下去。

在完成了以上三件事情后，波伏瓦认为她对萨特、对自己都有了一个最后的交待，了结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她觉得自己应该隐居了。

养女西尔维的友情给她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她们是在六十年代认识的，当时西尔维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是该校的高才生，也算是萨特和波伏瓦的小校友。相似的性格和经历使这两位年龄悬殊近四十岁的女性结成了忘年交。波伏瓦的妹妹也非常喜欢西尔维，在她的提议下，西尔维成了波伏瓦的养女。波伏瓦去世后西尔维一直在捍卫着波伏瓦的作品和人格，她发表了波伏瓦的《战争日记》和《致萨特的信》，并把一些信件赠送给了法国国家图书馆，为日后对波伏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九八一年，波伏瓦的美国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在美国去世，波伏瓦很想再次去美国看看。一九八三年，当她和西尔维踏上美国国土时，一种久违了的情感冲击着她，触景生情，她再次打开感情的阀门，回忆起四十年前那次刻骨铭心的爱情。

也就在这一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波伏瓦。她和密特朗共进午餐，和

① 《西蒙娜·波伏娃回忆录》第二卷，第六页，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陈际阳等译，江
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萨特一样，她拒绝了总统授予她的荣誉勋章。自此以后，她更加竭尽全力地关注和支持法国及世界各地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为此做出了成就和贡献。一九八四年，法国电视台将波伏瓦的名著《第二性》制作成长达四小时的专题片，播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九八五年，美国、加拿大等地先后成立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研究中心”，波伏瓦的名字超越国界，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这无疑对她是一种最大的慰藉。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波伏瓦开始了剧烈的胃痉挛，西尔维将她送进了布鲁塞斯医院，这是萨特最后住过的医院。医生诊断她患有肝硬化，进行了手术治疗。此时七十八岁的波伏瓦已经体弱多病，手术后又感染了肺炎，她没能康复，在四月十四日去世了。这个日子和萨特去世的日子差一天整整六年，这种巧合只能用他们一生相伴、很少分离来解释了。

四月的巴黎，阳光明媚，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在复活节即将来临的日子里，法国政府为西蒙娜·德·波伏娃举行了葬礼。和萨特一样，送葬的队伍走过他们两人十分熟悉的街区，向蒙帕纳斯公墓走去，人们把她与萨特合葬在一起。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波伏瓦的手上一直戴着一枚非常漂亮的戒指，那是她的美国情人阿尔格伦送给她的礼物，她一直把它带到了坟墓中。波伏瓦三十年前的情人、同事朗兹曼在她的墓前读了她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其中描述了她对虚无、对死亡的感悟：“我无法将我的生命带走……我的生命在坟墓之外延续。”^①

萨特和波伏娃的合葬墓朴实无华，一如他们的为人。墓碑紧靠蒙帕纳斯公墓的砖砌围墙，远没有周围豪华讲究的邻居们气派。那低矮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装饰性的雕塑，只有两个不朽的名字镌刻在上面：

让-保尔·萨特

1905—1980

西蒙娜·德·波伏娃

1908—1986

——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联系在一起，人们不可能单独地谈论他们中的某一

位，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无论思想还是身体。

他们的墓前常年鲜花不断。

生命、死亡、存在、虚无——在这些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他们从不徘徊。在一次关于时间的对话中他们曾说过，真实的时间并不一定以死亡为结束，“死亡是一个类似诞生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是他们的再生，他们仍拥有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 “让-保尔·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广场”，广场位于圣日耳曼-代普雷广场与魁北克广场之间，在圣日耳曼大道和雷恩街的十字路口。